

若愛重生

原不陳忠實

周旋 1946

纳兰香未央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若爱重生

原牌志实

周旋1946

纳兰香未央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若爱重生 : 全三册 / 纳兰香未央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6. 11

ISBN 978-7-5108-4961-9

I. ①若… II. ①纳…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320722号

若爱重生 · 全三册

作 者	纳兰香未央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84.75
字 数	158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4961-9
定 价	1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楔子

“号外，号外，军统再出杀手锏，日伪女间谍已于昨夜归案！号外，号外，军统再出杀手锏，日伪女间谍已于昨夜归案！！”

随着小小报童清脆的吆喝声，整个街巷似乎也在晨曦里苏醒过来。作为国内最摩登华丽的风口浪尖之地，刚刚走过八年抗战的上海，却无法如愿地享受久违的和平气象。

报童刚走到大都会舞厅的门口，一个肥头大耳的巡捕就迎面撞了过来，一把抓住他的脖领，口中恶狠狠道：“你个小赤佬，脑壳坏掉啦？也不瞧瞧这是什么地方？军统抓间谍的事是让你随便喊的？滚，快滚！！”

“报上明明写着，怎么不能说？”

“军统的事，统统不许提！”巡捕挥了挥手中的警棍，“哎，我想起来了，上次不是教训过你吗？看来你这屁股是铁打的嘛！”

“哼，上次，上次……‘玫瑰别墅’的案子，见不见报大家也都晓得！”报童奋力地挣脱了，还不忘反戈一击。

“小瘪三！有种别让我再逮到你！也不瞧瞧这是什么地方？”

一辆黑色的轿车，此刻在“大都会”的门口。这座由广东商人江耀章 1934 年营建的舞厅，堪称老上海夜生活的地标之一，建筑风格自成一体，外呈八角形，里面正中一个穹窿顶，顶下正对圆形舞池，四周雕梁画栋，古色古香，与洋派的百乐门舞厅风格迥异。一位剑眉星目的年轻男子双手握着方向盘，神色略显凝重。

刚才发生的一幕，于他而言早已是司空见惯，只是当“女间谍”的字眼频频敲打在耳膜上，让他的心也不由得疼痛起来。他当然知道归案的对象是何许人也，军统绝非坊间茶余饭后议论的饭桶，组织之严，手段之毒，远不是常人所能想象。但他不知道的是，不远处还有个黑衣男子，正隐身在一幢建筑后，手持一款最新型的照相机，对着他拍个不停……

目录

楔 子	1
第一章 初到上海	1
第二章 三封电报	8
第三章 往事如烟	14
第四章 两个父亲	22
第五章 电讯博士	39
第六章 故人旧情	49
第七章 贞德是谁	65
第八章 与他共舞	82
第九章 彼岸之花	102
第十章 白鸽飞来	125
第十一章 他的英雄	142
第十二章 重生之门	158
第十三章 雨夜情殇	175

第十四章 暗战又起	193
第十五章 梅兰芬芳	212
第十六章 我的雄鹰	231
第十七章 早作谋划	248
第十八章 此心向月	258
第十九章 紧急搜捕	269
第二十章 血的教训	279
第二十一章 楚家风云	294
第二十二章 楚萧初会	309
第二十三章 宁兰之死	328
第二十四章 别样安慰	350
第二十五章 遭遇车祸	357
第二十六章 萧岳案件	369
第二十七章 坚如磐石	387
第二十八章 狱中诀别	403
第二十九章 生日惊变	417
第三十章 东北赴任	427

第一章 初到上海

是的，很多时候，我们挣扎在抗拒命运、力争运命的漩涡中，辗转反侧，盘旋迂回，终究收获的，也不过是一缕“大江东去，往事如烟”的寂寥和怅惘心绪罢了。

那一年，江沁梅还不满十八岁，却站在了一个重要的人生转折点上。

这个来自红都延安的女孩，注定要经受一场非常的考验，承受来自于身心的双重压力。就像置身于一一片不可预知，却注定惊涛骇浪上的小舢板中，仰望着深宵莫测的天空，俯瞰着深不可测的海面，难以感知未来。

两个父亲，两个将军，一个是我党资深卧底人员，一个是老牌国民党特务，而她，将从一名延安时代无忧无虑、热情激昂的抗日军政大学学员，变身成为一名红色谍报人员，周旋在敌营，周旋在生父和养父之间。

她将面临怎样的困境，会做出怎样的抉择？没有人为她预测、猜想，继而对她做出过什么暗示和提醒，包括她的母亲，那个饱经风霜的老地工人员。一切都是那样未知和不可估量。

她曾在德国教会学校学到一句话，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多年以后，每当江沁梅记起自己当年离开延安的情景，历经波折、劫后余生的她，总会从心底发出一声叹息。是的，很多时候，我们挣扎在抗拒命运、力争运命的漩涡中，辗转反侧，盘旋迂回，终究收获的，也不过是一缕“大江东去，往事如烟”的寂寥和怅惘心绪罢了。

当年的江沁梅却是浑然不觉的，那时的她，意气风发，年轻心热。可在小姨沈冰眼中，这张清纯稚嫩的娃娃脸，未曾发育起来的细瘦身材，清汤挂面式的披肩长发，看起来最多十五六岁的样子。幸好 164 的身高，让她有了一丝窈窕淑女的风范。

“唉！你这总是长不大的样子，可咋办哟？这改装不易……”小姨沈冰轻叹道，“虽说不易……也还是要改！”然后就拉着她走出了家门。

一九四五年秋天的重庆，到处都是抗战胜利后的欢快气氛。那残酷持续的大轰炸已成为历史，和平的曙光乍现，一切都是百废待兴充满希望的状态。

从北碚的一家高级美发厅出来，江沁梅已改了模样。

一身象牙白的洋装裙下摆略微蓬起，恰到好处地凸显了女孩不盈一握的纤纤腰身；

繁复精致的胸前刺绣花边掩藏了她上身的平板瘦弱；新剪出的齐眉刘海光亮蓬松，乌黑的直发仍然披在肩后，却因为一条鹅黄色发带的束起而显出几分俏丽；加上女孩洁白如玉的肤色，乌亮闪光的双眸，精致挺拔的鼻梁，微微上翘的嘴唇，尤其是她独有的特征——眉间那颗淡红色、形如梅花的俏皮朱砂痣……眼前这个精致美妙的形象让沈冰不由得捂嘴笑了。

“小姨，您笑什么呀？”女孩懵懂的样子甚是可爱。

“傻丫头，这下我放心了。唔，这个形象挺符合你目前的身份，是在陪都中产家庭生活了多年的女孩！”

“可是，我穿这种洋装好不习惯，啰里啰唆，缚手缚脚的……”女孩嘟嘟嘴。

“别不知好歹啊，这么华贵的衣服还不习惯，那你习惯穿什么？”沈冰亲昵地拍拍她的头。她自己还没有孩子，所以对这个才重逢不久的外甥女格外宠爱。

沁梅贴着小姨的耳边低语：“当然是军装啦！您忘了？我是来自延安的……八路军！”

看着小姨鼓起眼微微瞪着她，沁梅忙求饶地一笑：“偷偷说一句还不行吗？又没外人……”

沈冰满脸严肃道：“梅梅！你要记住自己如今的身份，你不是小孩子了，你是一名……”

“红色特工！”女孩兴奋地抢过话头，虽然声音压得很低，她还是习惯性地回头看门窗的方向，随即给自己小姨绽放了一个最明朗的笑容。

“唉！”沈冰却叹了口气，接着又摇头：“其实我倒觉得，很多时候，你应该忘却自己的身份。对你来说，目前能成功蛰伏下来比什么都重要，你忘了老秦同志的交代了？蛰伏重于行动！”

女孩忽闪着大眼睛频频点头。

沈冰神情复杂地上前搂住她的肩膀：“别忘了，到了上海，你的身份会更加敏感特殊，你要面对的是……两个将军父亲！”

这样的表情让沁梅有点困惑。她敏感地发现，在重庆和小姨相处了三个多月，每当提及自己的生父，小姨的神情总会变得不耐烦、不屑和不情愿。

虽然如此，父女之情相关，有些话还是要问。

“小姨，您能再多给我讲讲我爸爸的事情吗？我的亲生父亲？”

“有啥可讲的？你不是说，在老家的时候，很多事情你妈都告诉你了吗？”

“我妈是我妈，您是您啊！听说您曾经做过我爸爸手下的交通员，我爸爸跟您在一起工作的时间比跟我妈相处都要长。小姨，讲讲吧？”

“唉，你这孩子怎么学会缠人了？到上海缠你爸去！让他讲给你听，他的那些‘光荣历史’，哼！”

忍不住哼过这一声，沈冰晒笑着一拍头：“嗨，我倒忘了，你去那边就不能缠他

了！毕竟身份不同，你如今该叫他……”

“表叔！”女孩沉着脸嘟囔着。

“对，表叔！记住了！”沈冰拍拍外甥女：“快去睡觉吧，明天一大早的船呢。”

此刻，江沁梅就站在驶往上海的船的甲板上，望着不断向后滑去的江水微微发愣。浅米色的长大衣罩在月白色的洋装外，浅褐色的亮漆圆头皮鞋时尚新潮，温顺娴静的姿态，沉静如水的面容，她这副家教良好的乖乖女装扮和仪容，让过往的乘客都忍不住多看一眼。

但女孩的心中却难以平静。如烟往事像一片片云朵总是在脑际飘浮，跟着她一路，从延安到重庆，如今又随着她的脚步上了这开往上海的江轮，注定要追随她去到新的生活天地。

“别忘了，到了上海，你的身份会更加敏感特殊，你要面对的是……两个将军父亲！”小姨的那番话又在她耳边响起，浮现在女孩脑海中的是两张亲切又陌生、温情又冷漠的男人面孔。

两个相同又不同，同样优秀抑或总是恩义难辨的戎装男人！

沁梅不由得晃晃脑袋，晃走了两张面孔，母亲亲切如昔，却又纠结难言的面庞又闯入脑际，她的声音现在想起来，竟然有一种让人心痛的虚弱无力：

“梅儿，妈妈无法阻止你的选择，无论从亲情方面，还是从……组织利益来讲。妈妈只是有点担心……担心你和他……你爸爸……相处的问题！你不是个柔顺孩子，他又偏偏……倔强过人。”

说这番话的时候，妈妈沈琬正蹲在厨房中熬药，不知道是否是汤药翻滚带起的烟气熏到了母亲的眼睛，总觉得她那双秀气的大眼睛中含着一层烟雾。

“妈，不会的！您不是多次给我讲过爸爸的故事吗？他的不凡经历，当然还有阎伯伯，他是爸爸的老上级了，还有郭伯伯……他们都告诉过我，说爸爸为组织做了很大的贡献，是个了不起的人！”说到这里，沁梅回头望望隔壁窑洞。

她当时上前搂住妈妈：“您放心吧，我爸爸是那样优秀的红色特工，如今我是受组织指派去协助他的工作，我会服从他的，一定不让您失望，更不会对组织失望！”

母亲沈琬连连摇头：“你没明白我的意思，丫头！我不是说工作，我是说……”她不知道该怎么说下去，望着女儿深深叹了一口气。

沁梅却心下明白：“我知道，您指的是私情方面，毕竟他如今……可是……妈妈，我不会在意的，您放心，无论怎样他都是我的父亲！再说，您不是也都完全原谅他了吗？您曾经说过，您和爸爸之间的一切纠葛恩怨，完全是历史误会造成的……何况，小松还在您身边呢？他如今就是您的亲生儿子，是您和郭伯伯的儿子！”

说到这里，沁梅突然记起：“妈，我走前来不及去看小松了，您代我向 he 告别，按组织规定，肯定是不大会告诉他我真实的去处，您就说我去外地上学了，让他好好学习，

好好替我照顾您和郭伯伯，让他别忘了我这个姐姐！”

沈琬望着女儿纯净秀美的脸庞，正想再说什么，隔壁传来了一阵剧烈的咳嗽声，她忙停住了想说的话，将熬好的药倒在碗里，端着向那边走去。

“上海港快到了，大家收拾行李准备下船了！”服务生的呼喊声将痴痴回忆着往事的沁梅拉回到现实中来，她转身回房间整理好行李。

上海港就在眼前，沁梅站在甲板上，向着渐渐靠近的对面码头瞭望着。码头上站着三三两两等着接船的人们，仿佛不经意间一瞥，沁梅只觉得自己的心脏猛跳了两下！

一点不假，是狠狠的两下异动心跳，全为着突然映入眼帘的站在码头上的那个青年！

这是一个年约二十出头的年轻男孩，身材颀长，穿了一身黑色的合体西服，衣襟敞开，露出里边同色的马甲来。他没有系领带，衬在西装内的米色衬衣也是二粒纽扣没扣，旁若无人般在微凉的秋风中露出秀长的脖颈。

沁梅之所以首先会注意到他，是因为他的姿态很奇怪，在周围翘首焦急的人群中，他显得慵懒随意，他的身子斜斜倚在码头上的栏杆上，一种“行至水穷处，坐看云初起”的闲适和安详，在码头接船等人的行列中就给人很另类的感觉。

其实，在沁梅心头猛然激起第一跳的，倒是他手中捧着的一大束玫瑰花！

沁梅仔细辨认了——没有约定的报纸，至于玫瑰，一半红色，一半粉色，数量颜色都不对！

“他肯定不是！按照事先的约定，接头的同志会在出站口等我。是这玫瑰花，才让自己胡思乱想的。”沁梅在心底考量着。但还是有一点小失望划过她的心头——如果他真是接头的同志呢？随即，又不禁暗暗地谴责自己：想什么呢？傻丫头！在如此关键的时候，怎还会萌生这样可笑的念头？

却是忍不住再次偷偷打量那人，随着船身向码头的靠近，对面人的眉眼看得格外清晰起来。等看清楚那人的长相，沁梅心头又狂跳了第二下。

这是一张轮廓鲜明的脸庞，温润秀长的双眸，倔强挺立的鼻梁，微微抿起的嘴唇略显刚劲坚毅。最具特色的，倒是那两条微颦的剑眉，从容间将一抹与生俱来的寂寞孤独思绪涂抹在了脸上。

奇怪啊，怎么就会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呢？仿佛在哪里和他相见过、相识过？

沁梅迅速在脑海中梳理回忆了一下，可以认定自己肯定和他是素昧平生，但是这种挥之不去的熟识感又来自何处？

船靠岸了，沁梅狠劲摇摇头，甩掉这种毫无意义的猜测和疑惑，转身回舱里拎过行李，准备下船。

码头出站口处，沁梅很容易就发现了自己的接头目标。

一张标题醒目外露着的《申报》，包裹着一束鲜艳欲滴的玫瑰，三枝红色，三枝白色，三枝黄色。沁梅仔细辨认过报纸，认真数清了花朵，快步向前。

手擎这束花的是一个身材矫健，带有行伍者气质的青年男子，他身穿便装，但挺直的背脊和站姿暴露出他职业军人的风范。此刻他的脸上挂了怡然自得的微笑。

按规矩是沁梅上前先打招呼：“请问，是小雨表哥吗？”

“是啊，你是虹表妹吧？”

“云表哥没来吗？”

“云表哥他很忙，让我来接你。”

严丝合缝，分毫不差，转瞬间，沁梅已经挽上了男子的胳膊，兄妹俩亲密无间地向出站口走去。

上了停在出站口不远处的一辆军车上，那个青年男子从驾驶座位上回身，笑着对坐在后排的沁梅伸出手来：“认识一下吧，我叫许若飞，目前身份是你父亲的副官。”

听他说到“你父亲”三个字，沁梅微微一愣，许若飞笑了，忙解释道：“咱们这个飓风小组的基干成员有四人，你，你父亲，程睿处长，还有我。在这里，只有我和程处长知道你和江师长的真实关系。”

原来如此。沁梅微微一笑，也握住了他的手：“明白了，我目前的名字是郭沁梅。”

许若飞点头：“好的，我记住了。你和他……哦，我是指你父亲，我们师座，以后的身份会是表亲关系。”

“我明白的，我应该叫他表叔。”

“组织代号你也都知道了吧？咱们四人？你是虹表妹，程处长是雷表哥，我是雨表哥，师座是云表哥。”

“这么多的表哥……”

“有点晕是吧？如果觉得别扭，你也可以暗暗改叫‘云表叔’，这样辈分起码对了。”

“不必！不过是一个代号而已，何必太过在意？”女孩的语气出奇的冷静决绝。

“嗨？血缘这东西好奇怪的！这口吻……你真像他！”

“你说我像谁？”

许若飞笑了：“像你父亲啊……哦，现在应该说你表叔，我们师座。”

沁梅没再接话，将头望向了窗外。

十里洋场，繁华奢靡，即使在战后这百废待兴、凄惶零落的年代，也显得比山城陪都多了一番洋派和贵族气。就像一位过时的贵妇，虽然华丽的锦袍上面血迹污垢斑驳淋漓，但是如果你俯下身细心辨认了去，还是可以看出那袍身上原是绣满精美绝伦

的花纹。

车子停在一座灰色调气派的四层大楼前，沁梅走下车，“淞沪警备师”的牌子映入眼帘。

许若飞将她带到了二楼，走进一个几递进套间式的办公室，挥挥手，让几个参谋秘书样的人离开了，他指着最里间的房间对沁梅低语：“他在里面等你呢。”

沁梅点头，正要转身，许若飞又用眼神留住了她，他的语气有些支吾：“呃……有句话，不知是否当讲？”

“许……副官，你说吧。”

“是这样的，我在外边守着，不会有人进去。我想你和师座好不容易团聚，这第一次见面，又是特殊情形……呃，我是说，以后见面容易，可是人多眼杂的，这父女情分以后又不能公开……所以，你还是……总之，我们师座不容易！”这番话他说得磕磕绊绊，语无伦次，爽快开朗如他许若飞，也有点脸微红。

沁梅当然明白了他的意思，也瞬间看出来他和自己父亲的深厚感情，却又不便因此承诺他什么，只好含糊一点头，向里面办公室走去。许若飞也转身离开了。

隔着办公室门上端的玻璃，沁梅向里面望去：宽大的办公室里书柜、沙发、地图，样样井然有序，大大的办公桌后面，一个戎装整齐的男子正低首在读什么东西。

轮廓分明的面部线条、瘦削清俊的面庞虽然只谋面两次，却早已深深镌刻在女孩的心中。此时最深刻的东西，不是这因血缘相关而朝思暮想的容颜，却是那身笔挺有形、肩头的熠熠星辉的美式军服。这是一位将军！她的父亲，如今是一位身着国军军服的将军！各式各样的叮嘱和提醒，多少次心底暗暗的思量，此刻都化作了有点生涩的犹疑。

沁梅捂着胸口，暗地平息了自己的情绪，又偷偷长吸口气，咬咬嘴唇，下定决心后轻轻敲响了门。

父女就这样对望着，一瞬间仿佛千年。往事像闪电一般轮流划过彼此的脑际。

江静舟痴痴看着眼前的女孩，几番场景在心底交互凸现：

十七年前，在广东的某教堂中，父女俩今生初次谋面是那样的尴尬无奈。刚满周岁的小沁梅被抱在发妻沈琬怀中，身旁站着小妹妹沈冰。而那时的自己正穿着结婚礼服，旁边是穿着白色婚纱的娇美新娘。难以忘怀的，除了自己发妻悲痛欲绝的泪容，小妹妹鄙夷仇恨的眼神外，就是小沁梅懵懂的笑脸，那颗眉心间一个奇妙的胎记，有着梅花形状的朱砂痣。

九年前，沁梅突然出现在自己小女儿宁兰的周岁生日典礼上，她的手被养父胡文轩牵着，而自己正紧紧搂着小女儿宁兰。只记得小沁梅当时愣愣地看着他，那眉间淡红色的朱砂痣再次刺痛了他的心。

还是在上海，十二岁的沁梅回到了组织怀抱，即将跟随她的小姨沈冰去延安，他们相约在秘密交通站见面。一共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父女真正单独相处的时间更是短而又短，沈冰板着脸给这对父女介绍了彼此真实的身份，女孩在小姨冷冰冰的催促下，怯生生叫了他一声“爸爸”，而他的眼泪却不争气地流着，怎么也止不住，似乎是为了狠狠压抑住那份伤痛和悲情，他竟然没有敢上前搂抱女儿一下。

眼前这个亭亭玉立的女孩，难道就是记忆中那个细瘦弱小的女童吗？江静舟咬咬嘴唇，抑制住澎湃的心潮，平静下来的心绪让他蓦然注意到女孩眉间那颗朱砂痣，他有点自嘲地笑了。

父女血脉相连，心有灵犀，此刻江沁梅心底翻滚过的，竟是相同的旧影昔照。

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父亲，竟然是在那样纠结不安的场合：自己和养父去参加一个高级军官女儿的周岁庆典，她看到一个被打扮成小公主模样的女孩，坐在年轻英俊的军官的怀中，那军官对手中抱着的女孩宠溺地笑着。自己被带到这对幸福的父女身边，记不得养父让自己称呼那名军官什么了，忘不掉的，是那名军官看到自己后那蓦然震惊、难掩慌乱的面容。

后来，当自己被小姨找到，准备回到母亲身边的前夕，她再次见到了那名军官，虽然那天他穿着便装，她还是一眼认出了他的面容：是父女间注定的心灵相通，还是那张清癯英俊的面容太令人难忘？她实在想不明白。更让人费解的是，小姨竟告诉她，这就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当她抓着小姨的手，在她一再的催促下叫了声“爸爸”时，她心底同时打上了这样一个问号：“他不是有自己的女儿吗？那个小公主……”她看到他居然不停地背过身去悄悄拭泪，还在奇怪：看上去孔武有力、霸气外泄的他，怎么会有那样多的泪水？

片刻的沉静，时间仿佛凝固不动，一种淡淡的疏离别扭气氛在涌动着。

江静舟叹口气，率先打破这难言的尴尬局面：“梅儿，真的是你吗？”

一声“爸爸”已经涌到唇边，又生生被女孩咽了回去。她的语气之镇定、平和，甚至是冷静、残忍，连她自己都没想到：“我想，我们应该有着正规的工作程序才对？云表哥同志！”

一番话，让对面的人明显一愣，那后缀的别扭称呼也让他心底唯有苦笑。

“鱼沈雁查天涯路，”女孩字正腔圆地说出这句古诗句。

“始信人间别离苦。”江静舟不假思索却是有些机械地对上了这句暗号。心绪之河不禁泛起阵阵涟漪：“这究竟是谁搞的恶作剧？让我们父女的接头暗号也这般凄清切题？”他忍不住在心底嘟囔了一句。

第二章 三封电报

这一行的冷酷残忍和决绝无奈，让潜伏敌营十几年的他尝尽了悲酸辛苦！一切都如过眼云烟，一切都可以隐忍不计，可是想到自己心爱的女儿，如今也要沿着父母的足迹走上这条凶险莫测的道路，作为父亲的他，心中此刻充溢的竟然是满满的不忍和悲伤！

守在门外的许若飞手里玩着一支铅笔，心不在焉地在一张白纸上涂涂写写。他不知道里屋这对父女的相见是怎样一种情形，但是他暗暗祈祷自己一向崇拜的上级和大哥能骨肉相亲，有一次难得的宣泄自己情感的机会。

只为江静舟成家生女很早，女儿沁梅出生在民国十六年秋天，那年他才十八岁，还是一名刚参加完几次北伐之战的黄埔军校生。如今三十六岁的他正当壮年，却是青春痕迹犹在的模样，陡然间一个如花似玉的少女从天而降，竟然是他的亲生女儿！这多少让知道内情的许若飞暗自好笑：在我们这些人的心中，我们师座自己还是一个精力旺盛的小伙子般的人呢。

此刻，这个在自己下属眼中依旧年轻的少壮派将军，正纠结在这盼望已久，却又晦涩难言的亲情中。

“暗号无误吧……沁梅同志？”江静舟这样叫着自己的亲生女儿，心底不由得孩子气地暗自嘀咕一句：“哼，小丫头，总不至于也要我循规蹈矩地叫你一声虹表妹吧？”

“是的……爸爸。”女孩也脸红了，似乎有些不好意思的轻声呢喃了这么一句，随即又赶紧加上一句：“我知道，按规矩我应该称呼您为表叔，但我，就是想，破例先叫您这么一声……以后我会注意的，请您放心！”

原本被这声亲情四溢的“爸爸”弄得心在颤抖，紧接着又被冷静的解释平复了些情绪，江静舟心酸无比，他忍住直逼到眼眶的泪水，微微向前走了几步，和女儿离得更近些：“孩子，我明白……让爸爸好好看看你！”

他下意识地伸出了双臂，期待女儿能扑到自己怀中，这股压抑太久的亲情像怒涨的潮水，猛烈地拍击着他的心扉。

但江静舟很快就失望了。这个柔弱秀气、表情中总带着淡淡忧伤的女孩用陌生的眼光盯着自己，似乎更是盯着自己的这身装束，脸上现出的犹疑和抗拒神情刺痛了他

的心。

究竟是这身刻板严谨的将军制服让孩子感到困惑，还是从未有过的父女亲情让女儿别扭不自然？总之，幻想中的相见欢进而相拥而泣的场景，像肥皂泡一样瞬间在脑海中破灭了。

似乎看出父亲的失望和伤感，沁梅上前抓住了江静舟的手，露出一丝安慰的笑意：“您随便看吧，无论叫多少声表叔，我都是您的女儿！是的，您的女儿，沁梅，就在您的面前！”

孩子终究是懂事的，她用这几乎是顽皮的语调冲淡了父女初见的尴尬气氛，江静舟略感安慰。他看到了女儿成熟多智的一面，审时度势，微调情绪，掌控全局，扭转被动，这对于一个即将卧底敌营的人来说，是多么必要的一项技能。

“好的，梅儿！跟爸爸坐到这边来，我们好好聊聊。”父女终究温柔平静相对。

江沁梅用沉静平和的语气向父亲汇报了任务，接着又简述了这一路走来的情形，从延安到重庆，再到上海。江静舟静静地听着，不时微微点头。

“很好，此番行程之关键节点在重庆！这是我格外担心……也是很关注的一件事！好在有你小姨替你安排打点这一切，我就放心了！沈冰她……做事万无一失！”

“是的，小姨她行事很细心严谨，地工经验很丰富！不过……”

“不过什么？是她对你到我身边工作颇有微词吧？”

父亲是自嘲无奈的苦笑形象，女儿想说的话也终究未忍直接道出，但是心中的疑惑却终究想有个答案，这时当着至亲的人，沁梅莫名觉得心就贴的很近，虽然，自她懂事后，他们父女此生才是第三次见面！

“这是组织上的安排，小姨并不能说什么。我只是觉得奇怪……”

“是你小姨对我的态度吧？呃，冰冰她是那样的脾气，我都习惯了……你还小，有些事，将来慢慢讲给你听！”

“一些事情其实我明白的！好吧，有些话我也等会再告诉您。”女孩听话地让这个话题戛然而止，但是另一个纠结问题又难免出现，提起小姨，怎么能不涉及母亲？

“你妈妈她……还好吧？”父亲随意的语气中有着令人难辨的不自然，女儿却瞬间敏感地捉住了。

“她很好。”

“还有你继父？”

“郭伯伯不太好，他的肺病越来越严重，我走前他已经起不来床了。”

“哦？是这样？那年在这里，我和他初见，就是你妈妈陪着他来医病，那时候就诊断出了他患有较严重的肺病。我听你妈说了，他的病是在长征路上落下的……他人很好，很乐观，虽然只大我一岁，但是那种沉稳淡定的样子让我难忘！”

“是的，郭伯伯人好极了，他对我，还有宁松，都像是自己亲生儿女一样。尤其

是小松，几乎是跟着他长大的！自从他得了肺病后，他就不愿让我们姐弟进他房间，妈妈说他怕传染给我们……他总是为别人着想的太多。”沁梅说着，眼泪汪汪起来。

江静舟掏出手绢，递给女儿，又暗暗叹了口气。

沉默片刻，沁梅擦了泪，望向父亲：“您还没问宁松呢？您……不想他吗？”

“怎么会不想？瞧你这丫头问的！”江静舟似乎有点怨念地看了女儿一眼，语气却仍是淡淡的，不仔细品读，总觉得是一副漫不经心的意味：“他今年十一岁了，长高了吧？”

问出这句话，做父亲的人无奈地苦笑起来。从儿子刚满半岁就被送走后，自己再未见过一面，有限的看过几张儿子的相片，也是瞬间一瞥的事情。身份的特殊，使他未敢将自己儿子的照片留一张在身边！如今儿子长成什么模样，自己能有什么概念呢？

女儿终究是体贴的，她上前拉起父亲，用手在他的胳膊旁比画了几下，确定了一个位置，笑道：“喏，差不多，就到这里，他现在有这么高了！”

江静舟被女儿的温存体贴所感，笑着点头，忍不住拍了拍她的面颊。

父亲这番亲热的表情让沁梅心头一动，也顺势捉了父亲的手，拉着他重新坐下，望着他的脸仔细端详了一阵，轻叹着：“您比五年前我见您那次瘦多了，也黑多了！听说您在远征军中作战很艰苦，尤其是缅北之战，听说您还经过了野人山？您受了很重的伤，如今身体怎么样？”

“傻丫头，我不是好好坐在你面前呢吗？打仗嘛，哪有不负伤的？这些不必再提！我还有重要的事要问你。”

沁梅点点头，认真望向父亲，听他终于提到了自己一路上纠结的那个问题。

电讯科长唐玉将一封电报交给守在师长办公室外的许若飞，她是警备师仅有的几名地下党员之一，也是飓风小组成员，代号为“霓表妹”，受许若飞和程睿领导。

许若飞看了电文，眉头紧锁，没有答言。

“上半截内容和前面第二封一字不差，后半截就几乎是加强命令的意味了！而且……隐含了对咱们小组回电询问的不满之意。”唐玉边说边看着他的表情。

“别胡猜！你又不是上级肚子里的蛔虫！”许若飞白了她一眼。

唐玉不服气地对他撇撇嘴，却也没再说什么。

许若飞沉思着：“看来老家的意思就是这样的，虽然费解些！我也只好把第二封电报如实拿给师座看了！”

“什么？那第二封电报你竟然还没拿给师座看呢？天！许若飞，你这下惨了！”

“丫头片子懂什么呀？至于吗？大惊小怪的！”

“哼！好心没好报，我可是为你捏把汗呢！你就等着挨训吧，许副官！”唐玉剜了他一眼，不等他回击，忙转身走了。

因为提到的问题太过纠结，让室内这父女两人都陷入沉默。

江静舟用手搓搓脸，长叹一声：“好吧，我保留个人的意见。不过无论如何，我都不太支持你来此地工作！不管你给我摆多少条理由，只要他胡文轩在此地，你江沁梅来这里工作就是不适宜的，也是不明智的！”

“爸，您太固执了！我也和您说过了，这个决定不但是组织上反复论证过的，也是我自己强烈要求的！如今您女儿不是小孩子了，是一名红色特工，我刚才认真和您讲述了我和他……我的养父的一些相处经历，有您以前知道的，也有您不知道的。所有这一切，都是想向您表明，我有把握处理好这种关系！我的任务很明确，就是相帮您应付您和他……养父的关系，便于更好地完成任务，完成咱们飓风小组应该承担和完成的任务！”

“可是，梅儿，你究竟是太年轻！很多事情不是你想象中那样简单！你如何帮我呢？就凭借你在他身边几年结下的那份父女情吗？你觉得你很容易对付得了他吗？千万别忘了，你的养父，他如今不是慈眉善目的胡家大少爷，也不是当年我初识他时的青春洋溢、热情似火的知识青年了！他目前的身份——保密局上海站少将站长，戴笠亲自提拔的特务头子……你这样一个单纯的小姑娘……如何和他周旋较量？”江静舟的语气近乎痛心疾首，为人父的焦虑此刻远远大于作为特工身份的考虑。

沁梅并非不感念父亲的殷切关爱，但骨子里的倔强和孤傲让她选择回答父亲的语气几近决绝：“请把我看成是您的战友吧！您就不会过于坚持刚才的想法了！”

望着女儿脸上坚毅果敢的光芒，江静舟心中百感交集。这神情太过熟悉，沈琬、沈冰姐妹，还有另外那张清雅脱俗，早已镌刻心底的秀丽面庞……

他微微叹口气，不能不暗地承认一个事实——仿佛不知不觉中，他和他的女儿，已经像两个地工战友那样谈了很久。

作为同志、战友，江静舟无疑是欣慰的；可是作为父亲，他的心头不能不掠过一丝悲凉。这一行的冷酷残忍和决绝无奈，让潜伏敌营十几年的他尝尽了悲酸辛苦！一切都如过眼云烟，一切都可以隐忍不计，可是想到自己心爱的女儿，如今也要沿着父母的足迹走上这条凶险莫测的道路，作为父亲的他，心中此刻充溢的竟然是满满的不忍和悲伤！

可是似乎已经别无选择！

江静舟努力压抑住自己澎湃的心潮，对女儿轻声道：“好了，既来之，则安之，我先安排你住下吧！和你养父见面的事情，就按咱们刚才商量的方案办！”

沁梅点头不语。

江静舟拿起电话，对门外的许若飞吩咐了几句，放下电话，对沁梅道：“许副官在外边等你，会为你安排一切。先好好休息一下吧！”

“好的。”沁梅温顺地点点头，看着父亲欲言又止。

江静舟感觉到了，对她露出一丝询问的表情，同时又对她鼓励地一笑。